

左氏百川學海

第十五冊

卷之四

金瓶梅

祛疑說



滄華

雲

間

儲

泳



易占說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著求為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為三彈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

少陰陽之變三九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爲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參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九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爲乾二二爲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爲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太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

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嘗於舟中以語同志朱子美大以爲然因著其法與好事者同其用

辨脉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卅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脉之際沈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卅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脉者卅皆知王叔和之脈訣

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
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
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
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繆
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
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脉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
說也夫男子婦人形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
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
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翕受而男子之
至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
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於氣形之間者

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耶況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旣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曰脉分两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旣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

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
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
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
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
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
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
褚澄尚主爲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曰尊
生祕經此其一也

辨針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
諸事折諸理而已地理之學莫先於辨方二十四山

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用丙午中針則差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爲是一以子午正針爲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繼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午爲正厥後以六十四卦配爲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丙共之丙午之中即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

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爲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次丙位則爲丙時次午則爲午時今丙時前二定之位良亦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適占本位耳

墨說

製墨之法取煙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煙入藥一分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滯也有藥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敗之故藥去而

性存膠成而體不雜膠煙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煙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劑緩則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況敢搗練千杵耶得製膠之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臼中搗之一二千下膠性如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鋌出煙之黑色發煙之光焰未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爲膠法累耳雅意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

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爲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

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玄妙而徒倚符印呪訣爲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不能自靈依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假符印呪訣哉彼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以愚後人遂使後學一意祭賽損物傷生召引無依求食之

鬼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謂驅攝揮指如意不知以邪攻邪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傳授殆徧法書數箱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旬遂縱橫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不可不知此理

呪水自沸 移景法

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爲故多可喜之術余舊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竒之及得其說乃以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法類多髣髴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

視諸家移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說乃隱像於鏡設燈於旁燈鏡交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竒恠之應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雨而雨此亦誠通物格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僞參之哉

叱劒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劒空室中以水灑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祕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劒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

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
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
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
受非道之欺

呪棗煙起 呪棗自焦

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
知其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
藥於棗託名以呪撚之則藥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
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竒恠之
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即化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燒則

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薺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叙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請封書仙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彼察知不悅亦就辭去戲已無益況左道乎好恠傷生尤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 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